

國

中

# 新 聞

(聞新國中)

龍賢唐：編主兼人行發

第三卷第八期要目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稿費千字一百  
五十到二百元

請國共先行停戰，然後再談！(本刊社評)

從毛澤東聲明看和平前途……(政局展望)

國際調停的波折……(新聞觀察)

香港各黨派與華北「新政協」……(香港通訊)

「失意要人」在香港……(曲線新聞)

李濟琛「北上」的政治任務……(時人動向)

京滬外圍前哨戰鳥瞰……(軍事分析)

北平局部和談與傅作義……(北平通訊)

華中「地方運動」真相……(武漢通訊)

中國第一大港天津「解放」記……(戰地實錄)

黃金潮冲垮俞鴻鈞……(側面新聞)

記杜聿明突圍與被俘……(綜合報導)

銓叙部檔卷失竊案祕聞……(機關內貌)

台灣的按摩女……(新聞小說)

從麥斯武德到鮑爾漢……(迪化通訊)

中 新 聞 社 行 發 社 刊 南 京 半 南 京 新 聞 社 行 發 社 刊

社 評

請國共先行停戰，然後再談！！

政府應即派遣代表團前往共區協商

如果說蔣總統的「元旦文告」帶有一點「招降」的意味，則毛澤東的「一二四聲明」，則更有一點「招降」的氣息。綜觀蔣總統「元旦文告」，與毛澤東「一二四聲明」的全文，雖然顯示國共雙方的條件依然南轅北轍，但彼此想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連年戰爭的心願，則並無軒輊。

自從蔣總統的「元旦文告」發表以後，在國民黨所控制的區域內，現已掀起了和平運動的浪潮，奔騰澎湃，不可遏抑；不論是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大家都表示不願意和，而且覺得馬上便應該和；至於共產黨所控制的解放區內，我們相信人民望和的心意，也一定跟我們差不多。足見全國人民的公意，都一致向和，望和，而且需要和！現在，既然全國人民的公意都這樣，而雙方的領袖又表示願意和，所以，我們覺得目前國共雙方最切要的問題是：不論將來談成談不成，應該先行無條件停戰，然後再談。放在這個時候來移談任何條件或原則，都是多餘的。因此，我們願以輿論界一份子的資格，敬向國共雙方以及第三方面建議下列各事：

(一) 請自即日起，由國共雙方同時下令，立即無條件各放敵地停戰，雙方領袖，應各發令其所轄部隊，不得再有任何衝突或不友誼的行動。並由國共雙方與第三方面及人民代表組一個「四人小組委員會」，分赴各地區監督停戰。如有任何一方片面破壞停戰命令，則由四人小組全權處理。

(二) 在停戰以後，國共雙方應立即派遣代表團，互相探定一個比較適宜雙方都能到達的地區，最好是北平或上海，然後進行協商。

(三) 政府方面為了表示誠意起見，最好能先派遣部力子，張治中，張羣，雷震等，組織一個「和平代表團」，先赴中共區域與毛澤東洽談，如由李副總統

統宗仁率領一個代表團前往延安協商也可以。俾使國共雙方能儘速直接談判。若中共當局能以周恩來副主席率領一個代表團前來南京商談更好。如果雙方果有商談的誠意，我們希望最好蔣總統能與毛澤東兩人直接傾談。等到國共和平談判正式開始以後，蔣總統即行退休。至於毛澤東嗣後是否亦須退休，將俾視今後全國人民的公意以為斷。

(四) 為了力謀國共雙方能儘速重開和談起見，第三方面，應該義不容辭的馬上團結起來，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出在國共之間的調人。我們這裏所指的「第三方面」，包括的範圍很廣。除了現在國民黨區域內的民青兩黨，以及學者名流公正人士以外，而且還包括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內之各黨派，如民主同盟，以及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之李濟孫科廷銜等在內。

同時，政府方面應立即承認過去的錯誤，迅速下令恢復民主同盟以及其他各反對政府黨派的合法地位，俾使第三方面能有所努力。總之，只要有功於恢復團結和談的工作，我們認為政府當局都應該竭力設法做。而其他以前曾被政府所壓抑的各黨派以及私人，更應該以全國人民為念，毅然捐棄過去的成見，不計個人的恩怨，以謀打通國共的和談。

(五) 全國正式恢復和談期間，國共雙方應立即無條件停止一切宣傳的「冷戰」，以免刺激感情。在未正式停戰以前，更應該造成一種和祥的空氣，俾使雙方都能冷靜的，理智的，心平氣和的來協商解決一切的難題。而第三方面更應該絕對嚴守中立，來協助雙方解決問題。

總之，千言萬語一句話，國共雙方，應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然後再慢慢的談，千萬不能準備再打下去了，雙方而應該讓讓步，雙方而應該讓讓步在全國人面前懺悔！

(一月十八日)

(上接第五面)要去南京，據他說是朋友叫他去，但說沒有走。可以注意的，是與傅老總有關的要他去，指出政府將原來的和平之門弄成半掩半開；而且對若「天外飛來的所謂「和平販子」的轎子，加以斥責地說：「和平販子是奸商，和平而可販賣，頗費解，鬧着長江天險吃飽飯後開砲牙無妨有此與，不過鬧鬧危城死在且夕的軍民沒有這樣閒情逸緻。和平前夕再請上一話裏有人命和幾聲名額，從那個角度看都不太必需！」話裏有人命和幾聲名額。

等旅平團代表是在泛濫，東北名流如馬占山、馬殿等旅平團代表，現在每日均有集會請快復學和平，決議中有團體旅京東北兩都會要求，請快復學和平，由，俾使為和平運動奔走。但最叫人注目的却是前任市長何思源和忽烈飛回來從事「和運」，而且他是起來的，還有李副總統的副官處長李宇清，聽說他是來替蔣宗仁「這位會人目的紅角」衝置公館的，那裏，看情形北平會成和談的舞台。

緊接着天津的突破，共軍開始向北平，天津機湯言先被命中，飛機又得不能降落，因為東軍機改的款路，跑道凍短了，則總無法，抵得將東長安街改拆路。但這道已經不濟急，北平城外的共軍已經增加到十個縱隊，眼看就要行動了。

傅作義名教授宴會席上，竟打發了一向沈崇的態度，公開說：「今天需要和平，人同此心，但是不能服服。」惟傅作義的調子，已經比以前低多了。

一舉北平人民和平促進會「十三、十四、兩日也低低派代表向傅請願，並決議以大會名義向傅、張、秦、張中府、張東藩、陸志三、傅天挺、傅學等出面與共軍談議北平地區先行停戰。」傅老總的平明日報十五日也發表社論，同意此舉說：「北平的局勢非常，非向中共投降，或反叛政府之謂，因欲保全全部，非向張與必要的犧牲，國軍官兵不過奉命行事，而人民亦非共軍的敵人。」傅作義在中央在華北的一張王牌，假如張王再轉了，則中央是否還有比他更硬的王牌了？那末，有幾千成說文化古城有特於事實的證明。

(一月十七日密)

(編者按：截至發稿時止，據悉中央已電允傅作義對和戰問題自由處理，而北平人民代表亦已在晤中共的「北平市長」葉劍英矣。)

政局  
展望

# 從毛澤東聲明看和談前途

本刊政治記者

自蔣總統發表元旦和平文告後，給予全國愛好和平的人民以莫大興奮，可是中共的反響却一直是撲朔迷離，不可捉摸。除了透過共產黨的宣傳機構：新華通訊社，劃面以外，探報外，遲遲不肯明朗坦白地，由其最高負責人表示出「一和」或「戰」的正面意向。在這戰雲密布、愁霧低垂的兩週之中，全國人士滿懷憂疑，惟恐和談之門從此關閉，和談機會稍縱即逝，而中國又復陷入更慘痛，更可悲的命運裏。

幸而後到一月十四日的晚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表了對時局的聲明，這是一篇洋洋灑灑，氣勢甚盛的宣言，與蔣總統的和平文告針鋒相對，措詞用語，遠較蔣總統之文告為強硬，今昔稍較，真令人有不勝滄桑之感！這篇聲明一口氣用了好多「偽」字，指出蔣總統建議中的幾項「保留」，如：「保存憲法」、「維持法統」、「保障軍隊」等為「全國人民所不能同意的」。又說：「保存憲法」是繼續戰爭的條件，而非「和平談判的基礎」。所以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人士宣布：「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力量 and 充足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南京國民政府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①懲辦戰爭罪犯。②廢除偽憲法。③廢除偽法統。④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⑤沒收官債資本。⑥改革土地制度。⑦廢除賣國條約。⑧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因為上述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國民政府反動政府的人們，願意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虛偽的動動的和平，那麼，他們就應當放棄其反動的條件，承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個條件，以實現從軍事上，和平談判的基礎。」毛澤東的聲明全文，雖然很長，但其核心精義，實已盡露於此，其餘文字雖然鋪張揚厲之處甚多，但已無關宏旨了。故綜觀國共兩方文告，雖然雙方都想面面俱到，但在講大話，且口氣上均有仍準備再打的氣概，然除毛澤東已談過去為緩和而骨子裏彼此均已有一「和」的心意。現在的情勢是一方面在漫天討價，而另一方面則在就地還錢，雙方是否可以談得攏，現在尚在未定之天。

其實毛澤東明明說出了：「願與南京國民政府反動政府進行和平談判。」而且，惟恐國民黨中央不願接受此種條件，又特別指出：可以與「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談和。此無異向目前各地方軍政首腦遞送秋波，假使不能全部解決，則個別談「一和」也可以，既可分化國民黨內部的實力，又可兵不血刃而分區「解放」。

惟毛澤東這篇聲明發表後，頓使國民黨主戰派健將如谷正綱等，不禁發出：「

太苛刻，太苛刻，簡直就是要你投降！」的感慨。這顯得力子批評蔣總統文告所稱「措詞帶有招降意味」一語，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國民黨首腦們的顯要則對此項聲明的反響，發言均極謹慎。如內政部長洪開友說：「早就料到如此」。而黨新開記者陳明傑立夫時，陳則謂：「以政府之意旨為意見。」即如國民黨副中之一最保守份子，亦一反過去的作風，並不立即反唇相譏，或老羞成怒，意氣用事。故京中大部份的人士，均認為：「和平之門尚無閉法，未可厚非。惟亦有少數人以為：這是共產黨僅備了一個「此路不通」的仄門。」

南京方面，自此聲明發布後，異常重視，連日均舉行重要會議，並邀約民，青兩黨負責人，共同推戴。國民黨黨頭如張治中張政務委員張群，便會開對台委社記者稱：「政府現盡力求化干戈為玉帛，故此權文雖對政府有莫大的重要性，對世界和平亦為嚴重之攸關，若中國無和平，世界亦無和平可言，此時尚無法預料政府何時可有決定，亦不能預知決定之內容。」行政院長孫科亦踴躍於此八項條件中，苦苦探求其中可以原則同意的部份，與完全違反「光榮和平」的部份，而作出何者拒絕，何者洽談的建議。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則表示：「中共既有如此條件提出，吾人應加慎重研究，並予一善意的答覆，以促進和平的實現。」而青年黨之左舜生亦謂：「一希望能促成和平」，他還附帶提到培植新生力量的重要性。

也有人懷疑到中共這八條中的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是否與談判對象矛盾，關於這點，同時亦有人認為不過是中共加強談判的優勢而設，事實上可以變通辦理。至於②③兩條的「沒收官債資本」和「改革土地制度」，國民黨人士認為他們也這樣主張，近年且已漸漸在實現，根本不相衝突。故內中成為問題的，倒是第④⑤兩條，如廢除現行憲法，「法統」，和改編「反動軍隊」，這三點其實也就是上次「政協」破裂的原因與國共爭之焦點。但假使重開和談成功，一切政治制度與人選全盤改過，則空談的所謂「法統」，自然也變了質。至現行憲法問題，要和平談判，自然將重新改訂。目前且已有若干有遠見的立憲派和國大代表等，寧願自行辭職，以促進和談。至改編軍隊一項，確為一大難題。也許有些人要保全實力，準備作將來的政治資本，也許有些人要把它捨掉，以作為報復的力量，故此或將被視為國共談和的障礙。至於最後一條，要解除「反動份子」參加協約，好在共產黨的職犯名單中已為一部份開明的國民黨人留下餘地，將來不怕無人代表。總而言之，祇怕不開口，現在既然共開了口，和談前途就有希望了。

現在，國共雙方間的價碼已攤出來了，儘管雙方的條件，依然距離很遠，但彼此終極的目標顯已漸趨接近。因目前全國人民都要求「一和」，全國人心都向「一和」，而國共雙方的領袖又均表示願意「一和」，足見和平已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故目前國共雙方最急要的事，是應談馬上使「一戰」停下來，然后再謀求直接協商的路，慢慢的談。千萬不能一面在空喊和平，而一面仍在積極備戰。（一月十七日）

# 華中地方運動真相

本刊特派記者

(本刊武漢通訊) 坐鎮武漢的華中副總統司令白崇禧，是中國政治舞台上桂系的領導人之一，從過去的歷史去研究，桂系與中央確曾過從甚密。抗戰以後，雖然李、白，與中央攜手，但過去歷史，人所共知。

政府撤以後，桂系的李宗仁出面競選副總統，曾引起國民黨與桂系的強烈競爭，結果雖然李宗仁獲得了勝利，但不愉快的情緒也由此而起，有些人便以為這快快的地位，而而被任命為華中副總統國防部的地位，又從此留下一條裂痕。加以在張學良內閣改組時，白崇禧又失去國防部長的地位，而後被任命為華中副總統之職。起初白氏本不願屈就，後來經魏周折，才勉強上任，這又是一次不愉快的事件；去年十二月底，南京召開國是會議，中樞曾迭邀白氏參加，惟白崇禧始終未到，這更使敏感的觀察家懷疑白氏的行動。於是去年十二月下旬，各方便盛傳：白崇禧或將先向中央而運動中地方的和平運動。一時謠言紛起，傳說不一。直到除夕，河南省參議會便首先向中央放了第一砲，要求蔣總統退位讓賢，才揭開了這謎底。該項文告是以通電的方式發出，措詞嚴峻，大意謂：「以過去八年抗戰，因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維繫其間，故能歷久而不變，今日內戰，上述維繫已不存在，得民者昌，失業者亡，中共能否爭取民心，結實之勿論，若就閣下而言，則民心喪失已久……」下面並就黨、政、軍、文化、經濟五點，逐一提出措措失當的實例。繼稱：「閣下遊夜柙中心，將何以自解於民眾？秉政二十餘年，倘能實行民主主義，早請斯民於康樂之境，何有今日之革命？」

這一通文電，是由河南省參議會議長劉積學出名的，但河南省主席亦曾參與其事。可斷言。因張學良非桂系，但省主席一職為白氏保護，與桂系關係密切。此項文電，自去年十二月中旬起，就開始草擬。據熟悉內幕的人士稱：那時信國河南省的高級官員，均每日不斷舉行秘密會議。內中有一部份比較急進的省參議員，便提出了這個案字，提議之初，曾經過劇烈的辯論，後來經省主席張鈞與參議長劉積學的積極贊助與支持，終於幾經波折，便通過了。當時出席的參議員們都一致宣稱：「願意共同承擔所有的後果，並且將全文用長途電話通知漢口某民營的××報，希望該報能全文刊登。該報負責人以此事非常重大，乃請示白崇禧，問他是否能將此文發表。白氏即在電話中答以：「不能發表，不能發表」。於是，該報元旦日的第一版上，僅僅登出一條三欄加框的簡短新聞，間接透露此項消息。



白崇禧

劉積學是河南新蔡縣人，今年已六十八歲，為同盟會的老會員，曾任河南宣撫使，立法委員等職。

河南省參議會為了貫徹這個運動並加推廣起見，比即推選該會議長劉積學與另外兩位參議員，分別前往漢口，安徽，湖南，以便與鄂，湘，皖三省的參議會取得聯絡，希望上述三省最好能同時發動。在

他們想：豫，鄂，皖都是華中區白崇禧的範圍，湖南的程潛素雖自有局面，但在競選副總統的時候，曾與桂系合作過，當然也飽予白氏的支持。諜料聯絡的結果，却並十分順利。因在安徽的夏威，雖為桂系，且為白氏心腹，惟恐因安徽鄰近京畿，雖想有所作為，亦不敢異動。至湖南的程潛雲，飽經世故，即有不滿之心，也不願為人尾巴，故即予以婉拒。至於湖北，本應毫無問題，但張元老如何成湖，夏斗寅等，因早與白崇禧不睦，故不願附和。劉積學深知此中矛盾，所以他在來到漢口以後，便選了一家不大不小的交通社社住下來，頻頻邀請湖北人士商談。當時湖北方面分為兩派意見：一為何成湖領導的省參議會派，一為張維先，李書城等領導的辛亥革命黨同志會派，首義同志會的人物，都是鬚髮蒼蒼的老先生，但都有一個年青人革命的心，所以一致主張參加進署。可是何成湖的那一派，因為不願與白崇禧合作，自然不想參加。惟若欲進署，則勢必須用參議會的名義不行，所以未能實現。但何成湖等為了應付白崇禧的面子問題，又得顧到首義同志會老先生的感情，便想出了另一個折衷方案，乃即決定不參加聯繫，而只另發一個文告，如作為響應也好，或作為自己的主張也好。這個文告是元旦日在湖北省參議會第六次大會上通過的，一電致蔣總統，希望蔣能立刻停戰議和，但均無具體主張，惟詞句則十分溫和，又會通一月六日，湖北省參議會閉會時，又通過組織鄂省和平促進會的決議，並推李書城，張維先，夏斗寅，周傑生等四十三人負責籌備。表面上，這文會議決是湖北一省的參議會，但實質上，確是一個和平運

動的擴大會議，因為，豫，鄂，湘，桂四省的代表均曾出席。

當這個和平運動的擴大會議在武漢開幕之初，白崇禧於本月五日，因為怕受國軍攻擊，乃以長途電話請張維先來漢口，親自觀察真面目。而張因當時政務頗忙，故延遲至八日上午，才偕李宗仁的顧問黃紹斌乘自強號專機飛漢，到機場歡迎的僅有白崇禧，徐祖誥，馮應倫，張鈞等極少數人。張學良下機後，即由白氏陪到副總統官邸休息，午餐後未外出，但白崇禧等因慮取暖，談了一個下午。六時，白氏始邀請省市行政官長及民意機關領袖，連晚餐，第二天，張學良又分訪各大學教授，社會名流等類談很久。十日上午張學良即離漢飛滬訪程潛濟，下午五時一刻，即乘飛機飛返南京，當晚新聞記者詢問時，張氏曾說：「在漢是歡迎新聞記者詢問時，張氏曾說：「地方上的主張與中央的主張現已一致」。惟語雖如此，顯已有些貽誤蓋蓋彰彰之嫌。

張學良雖然飛回了南京，但華中的和平運動却並未因張學良之來而消沉下去，相反，倒更有了積極的活動。而且全國性的和平運動，似乎已經以武漢為中心了，除了華中五省外，華北七省也紛紛響應，故今後的華中地區和平運動，可能形成本國性和平運動的一支主流。因此，今後武漢的一舉一動，自必為全國人士所注目。

本月十四日，白崇禧在漢口市委會大禮堂邀請武漢各界舉行茶話會，白氏即席致詞，首謂：「當此大局轉變期間，諸君子紛紛引起一般人的惶惑不安，實足動搖精神與意志，或則以為和平即將實現，過分樂觀；或則以為大難臨頭，消極悲觀，這兩種觀點都極危險」。繼謂：「究竟和平能否實現，其主要關鍵即望雙方能尊重民意，開誠協商」。末云：「我們必須認清時局的嚴重性，更須深切了解，和平不可倖致，應認誠可戰始可和，應備戰以謀和，勿求和而忘戰」。 (下轉第十六面)







# 香港各黨派與華北「新政協」

本刊駐港特派員 曹霖

香港各黨派的負責人，現已紛紛北上；至目前在華北石家莊所召開的會議，並不是真正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不過只是為召開新政治協而召開的籌備會議！

## （本刊香港通訊之一）在香港公開活動的政黨

黨，如果在性質上講，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擁護政府的執政黨，如國民黨香港支部，與民青兩黨之非正式的辦事處；第二種是反對政府的野黨，如共產黨香港支部，民主同盟華南總支部，與伍雲子所領導之民社黨的革新派，以及農工民主黨，救國會，職教社，政公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會，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第三種則是既不反對政府，也不擁護政府的野黨，如洪門民黨與中和黨等。在這三種不同性質的政黨中，最受人注意的，當然還是第二種性質的反對政府黨。關於上述各黨公開和秘密活動的情形，我在以前幾篇通訊中，都已詳述無遺。惟最近，由於共產黨在軍事上的積極勝利，以及中共爭取各反對政府黨的成功，凡是寄居在香港的各反對政府黨，都已先後「北上」了。故香港現在的確已成了政治上的「真空」地帶。

醞釀了已久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中共與各反對政府黨本來是預備在香港舉行的。惟後因香港政府的反對，以及香港政府很有禮貌的警告各反對政府黨：「不得在香港公開舉行足以妨礙中英邦交或反對現行南京政府的任何會議」。因此，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地點與時間，便成為中共與各黨派討論的焦點。依照中共的計劃，本預備在去年十二月廿五日打下平津或京滬以後，再在上述各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最好的地點當然是南京。如果京滬打不下，則退而求其次，在故都北平召開，也很富有歷史上的革命意義。惟因軍事上的進展，未能如中共預期的順利，所以，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日期，乃不得不一再展延。

現在，京滬一帶，正在盛傳謂：新政治協商會議已在華北石家莊舉行云云，但實際上，還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現在石家莊召開的，是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預備會議，並不是真正大規模的，像毛澤東去年五月一日所發表的以及香港各反對政府黨所響應的「新政治協商會議」。至於預備會議的預備會議，中共預備在瀋陽召開的，

惟後以香港各反對政府黨的領袖，覺得在瀋陽召開，由香港轉往東北非常不便，故臨時乃改在石家莊舉行。現中共領袖毛澤東聞已於本月初由延安趕赴石家莊，將親自主持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

自從中共在東北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後，中共派駐香港支部的負責人馮玉林，與中共華北的書記處志忠，及喬木，林平，方芳等，便積極爭取取法已在香港的各黨派，歡迎後等前往解放區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預備會議。而流亡在香港的各黨派，亦因在港的活動，常常遭遇一些很有禮貌的阻礙，所以感到去不方便。如中共既已選擇蘇聯，便得到「互相關照」的一種原則下，香港各反對政府黨的領袖紛紛「北上」。截至本月十日為止，由此前往華北「中共解放區」者，已有十餘人，計第一批前往者，有救國會的領袖沈鈞儒，民主促進會的領袖蔡廷鍇，中國農工民主黨的領袖章伯鈞，民主同盟的代表周樹文，自由文化人郭沫若等，他們都是乘蘇聯班亞登程前往大連，或烟台，再轉道石家莊的。而最近第二批率領前往者，計有自由文化人沈雁冰（即名小龍家茅盾），民主同盟代表郭初民，羅復亮，以及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領袖李濟深等。（關於李濟深北上的任務，記者另有一文專門報導，茲從略）。至鄧李等，則係於去年十二月廿五日，悄然乘蘇輪施爾爾號前往者。現在香港所剩下的，祇有親政府的黨派，與伍雲子所領導的民社黨革新派，以及一些無足輕重的小黨派了。

由於各反對政府黨的領袖均先後紛紛北上，故香港目前在事實上，已早失去牠過去的光彩。

當黨總統「元旦」文告發表以前，一般人均以爲：今日流亡在香港的各黨派，將來或者向可成爲國共重開和談之間的橋樑，惟事實終於推銷：這些過去曾經被國民黨當局所驅出外的各黨派之負責人，今天已完全以一面倒的姿態傾向共產黨了。

至香港各黨派的代表，此次前往華北出席新政治協的籌備會議，聞將討論下列各項問題，此係記者從極可靠方面所獲得的消息：

●商討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正式議程，並確定正式召開該項會議的地點與日期，以及出席該項會議的資格等等。至會議地點一項，最有資格且可能性最大者或爲北平。

●確定和戰態度，各黨派互相保證：在國民黨未明確表示誠意和行動以前，決不與南京的國民政府單獨談和，尤其不能與南京的國民黨當局個別妥協。在必要時，將由各黨派發表一個共同宣言。

●籌商聯合政府共同施政綱領，並推舉起草施政綱領草案的負責人，以備新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召開時之研討，然後再根據共同施政綱領，起草一部「民主憲法」的草案。

●討論如何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各種準備工作，並由各黨派推舉各部門之負責人，以便等到國共軍事告一段落時，即由各部門之負責人，積極展開工作。

●籌商中共以軍事力量，一旦解放整個華北以後，各黨派是否應立即成立「聯合政府」，並要國際間共同承認，俾與國民政府相對抗。

●如果要組織聯合政府，則各黨派在將來聯合政府中所佔的府委名額應如何分配，是否爲「三三制」，抑爲「二二制」？「三三制」：即共產黨佔府委三分之一，民盟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佔三分之一，其他各黨派以及一班無黨派的民主人士佔三分之一。「二二制」則爲共產黨佔二分之一，其他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的民主人士佔二分之一。

現在，聞留居香港之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馬序倫，民盟之張文，李伯球，郭冠杰，與三民主義同志會之羅平山，何香凝，柳詒子，以及名經濟學家千家駒，史學家侯外廬等，在必要時，仍將繼續北上，重回中國大陸，到解放區去工作。故將來的華北，在政治意識上講，願將正式代替了今日的香港。（一月十日寄）





# 失意要人在香港

本刊特派員 曹霖

### 過去香港是反對政府各黨派的「大本營」，假使歷史可以倒寫，也許將來香港會成爲反對中共各黨派的「避難所」？

（本刊香港通訊之二）香港在過去是各反對政府黨的「大本營」，惟最近因國內局勢的逆轉，與和談空氣的幻滅，故香港現在已成爲中國「失意要人」的「避難所」了。凡是到香港來的要人們，都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理由；但綜合起來，却不外是避重就輕，象徵生意，變換說法，惟其極極的目的，却是兩個大字：「逃難」！惟也有少數人是負有某項的「秘密使命」？

在最近兩三個月內，來香港的「失意要人」真是多極了！如卸任財政部長王雲五，在兩個多月以前，便已闔家南返，他本說要到廣州以後，即回其中山縣原籍還種棉蔗的，而且還擬聘將撰其出任財長的經過，但想不到他却悄悄地溜到香港來了，而且還帶了「一家老小」。

## 黃琪翔撲了一場空

又如，曾任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的黃琪翔將軍，也於去年十二月間飄然來港。他是廣東番禺人，今年才五十四歲，過去雖然來港，是專攻政治經濟的，但他却是一個軍事家，愛搞政治，他曾做過軍長，遠征軍副司令長官，滇緬公路警備司令，還一度做過第三黨方面的主要負責人。在民國廿二年時，也曾以政務委員的身份，參加過李濟、蔡廷鍇等所組織的「驅蔣人民政府」。立其與李蔡的關係相當密切。所以，當他由南京初到香港時，確曾一度極爲活躍，而被感的人士，亦均認爲他這次來港，或爲南京方面派來

與李濟打交道的「和平人物」之一，藉以試探李濟方面的條件。以他過去與李濟深，蔡廷鍇等的關係，這種推測與揣想，也不無道理。惟一經其與李接觸之後，方知對方已遠非當年「福建人民政府」時代的人物了，故今年入春以來，他便一反常態，突然變得非常沉默起來，就是偶而遇見新聞記者時，也頗多「哈囉」一聲，或者「您好呀」的招呼一句，此外便什麼話也不願說了，樣子顯得很猷，尤其自從李濟深悄然「北上」以後，這對於他，好像更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刺激！外傳他就是孫科的「特使」，不知確否？

## 龍雲對政治興趣淡薄

月前龍雲悄然來港，外界對於他的謠言很多，如京滬有些小報刊物，便活活現的說他這次離開南京時，是化裝了一個老太婆，躲過了監護人員的注意，終於僥倖乘了一架預包的專機，才能逃出虎口，飛到香港這塊自由樂土上來的。而且還傳說說那些監視龍雲的人因此便以訛傳訛，繪聲繪影，就好像眼看見一樣。因而便以訛傳訛，說他這次飛到香港將與李濟深等會流，實現西南五省聯盟的夢。或者預備假道回滇，重接王位，企圖與現政府唱對台戲。關於後一段的傳說，因爲尙有待來的事實證明，我不願妄加批評。惟關於前一段的傳說，却的確確是一個相當大的「謠言」！

當龍雲抵港以後，我確曾想去看看他，預備跟他談談天。惟當我幾次驅車到淺水灣龍雲的別墅中去

他時，司閩的人不是說他出去了，就是說他不在家。故僅僅讓他的侍從武官們碰了幾文頭。據龍氏某一個願宣佈姓名的侍從武官說：「這次龍先生離開南京時，確曾事前向蔣總統請假，並經蔣總統親自批准以後才離開。至於龍先生所乘的飛機，絕不是秘密承包，更沒有化裝逃走，外界所傳，純係子虛。至於說他化裝一個老太婆更是荒唐無稽！至少在我本人看起來，認爲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新聞」。至於這位侍從龍雲對東閣官的話是否可靠，我今天祇好姑妄聽之，願意對待以後的歷史家來設置！

龍氏抵港以後，深居簡出，除了宋子文曾專程來港看過他一次，而胡文虎也曾去看過他一次，並與胡氏在其私邸內合拍了一張照片外，的確未與任何方面接觸過。據其左右人士向記者說：龍氏現在已經年逾花甲，身體健康很不好，急需要長期休養，對於任何政治活動都極淡薄，那裏還有什麼閒情逸致再來「造反」？他在談話時，態度非常嚴肅。然則，真耶，假歟？我也祇好姑妄言之。

## 許世英想做地下橋樑？

張翼君總統的元旦文告，美琪將軍就輪船於本月三日又載走了除去蒙蔽委員會委員長職務，而以閻錫野鶴委監退休國人的許世英。許氏此次南來，輕裝簡從，行囊不多，隨行者僅秘書徐宗棠，許明微二人，這好像不是真正的告老還鄉。舉於這孤九龍寓邸後，即向記者發表簡短的談話說：



# 中國第二一大港天津「解放」記

本刊特派記者

(戰地實錄)自上月二十日天津落入重圍，塘沽便告緊縮，共軍的企圖顯然要奪取塘沽新港，作為東北「共軍」的轉運據點，同時也切斷了華北國軍的海上補給路線。廿二日夜，位於塘沽西北的新河車站國軍撤守，接着戰事便在津沽之南白熱化起來，從天津北郊至興華，大沽莊附近地城，地面從塘沽，大沽莊到地城，炮火猛烈，空前未有。本來守塘沽的只是青年軍，交警營，十分危急，幸好海軍大小艦艇六十餘艘及共軍砲集中炮擊，予敵以內的共軍以極大威脅，並有少量陸戰隊上陸助戰，塘沽地區國軍直到上月底止，乃站穩了腳步。

林彪這一着沒有得手，便設司令部於楊柳青附近，把手下八個旅除以上的兵力，全部西向，圍攻天津。

天津本為一大工業都市，為中國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個大都市。大戰以來，郊區廠房悉數被炸，市內工廠亦大多停工，中動公司七個廠，已悉數封存維持員工生活，資委會各廠也都停廠，但是，遍地煙燭，舉步維艱，故工界要求無法改善津南運的問題。在炮火之中，因為防守的問題，紡織廠，鍊鋼廠一被毀，天津工商界領袖李鴻慶念念不忘他的塘沽職廠，會上電傅作義，請他下令守軍不要去做敵作戰，以免

炮燬。在萬般驚慌之中，天津城防司令陳長捷宣佈：四郊並已存糧可供半年需要；天津市內僅存地雷四萬個，內外各級工事亦均完成，十分堅強，不怕共軍猛犯。但這也不過是外強中乾的話，天津守軍實際上不足兩個師。

接着就發生津南郊的劇戰，元旦日，偏在南區的天津市內的機運便被共軍炮擊，飛機不能起飛降落，空運又告中斷。是日，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在槍眼二萬多人的自衛大隊之餘，當眾宣佈：如共黨有五十里的當堂，應該往後撤退五十里，否則決不惜一切，死守到底；城防司令陳長捷也說：爲了爭取和平，一定效法蘇聯將軍朱可夫的精神，逐廠作戰，寸土必守，寸土必爭。

從一月四日到七日，天津保衛戰開始激烈起來，南面的灰堆，北郊的大畢莊，津西的大園村均在激烈落後入共軍掌握。共軍有許多中型的日本炮，開始向保守市區的國軍猛轟，並有部份共軍衝入距市中心區二哩的南開大學。八號，戰事更加激烈，北站，西站，小莊莊，西營門等地，均普遍落彈，北火車站汽油庫中彈，燒得半邊天都通紅了。看看局勢實在太慘了，一批市黨議員就挺身而出，呼籲停戰，當即推定康捐九，丁作肅，楊雲濤，胡景翼等四位，在下午三點鐘由城防司令部派人保護從北郊出去，到共軍指揮部求見林彪請出

停戰，打着：「天津市民代表呼籲和平」的白旗。他們一共去了兩天，直到十日才獲的早放方才回城，都已經疲憊不堪，他們並沒有會見林彪本人，祇見了林氏的參謀長，據表示：在原則上，可以接受和平的要求，但不想破壞天津，而且準備和平商談，爲了略表答覆一月十日下午六時起，時常應從一月十日下午六時起，停戰廿四小時。十一日下午五時，四代表再度赴南郊五十三哩之靜海共軍區域，參謀長曉諭第二次早晨又與林彪的參謀長晤談，共方堅持的條件是：守城國軍全部應撤出，保存武器彈藥糧秣，工廠設備及所有倉庫器材不能破壞。當代表們回來告訴警備司令陳長捷，與杜市長建時，以及各界代表以後，軍方就有點不滿意，大家也認爲難免騷擾起見，最好共軍武裝部隊不要進入天津，待國軍撤出，來一次和平的「接收」，十三日，劉天四位和平使者便又去共方斡旋，請雙方停止炮擊，共軍暫先後撤至距離十里之地暫行停戰，以便雙方派正式代表談判，但是這項意見被共軍拒絕，共方答應保障公務員，但認爲雙方條件距離甚遠，於是，局勢的緩和，便頓成僵局，共軍乃加緊炮轟城內，由東城進入舊城租界，最初市內四處落彈，市民還紛紛向市中心區躲避，到了十

四日，路上行人便紊亂到極點，死亡，絕望，淒涼的景象隨軍全，彈藥如雨，電力公司，電信局，警備司令部，警察總局，市政府，南開女中，公園，肺病醫院，萬國醫，英法領事館附近等處中炮彈，一英法轟擊中燃，河東區大火起煙，全市水電斷絕，家家窗戶無不震碎。

天津保衛戰的廿廿八日，也就是城防區主力戰的第九天，在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時，林彪對他指揮下的八個縱隊，終於下令總攻擊，傍晚，西營門首先被突破。共軍蜂湧而入，南線方面則已從八里站大道衝入海光寺，向南京路一帶。東線共軍則攻入民教路，深入，東南共軍突入大沽路，繞向市中心衝殺，全城已成一片火海，煙塵四起，東車站國軍的大炮已經停發，只有電報局還在日夜拚命工作，記者守守此處，聽取全市消息，一直到十四日的午夜，戰火始漸漸低沉和平呼聲，雖然還向林彪作着和平呼籲，但已經失去了抵抗能力，僅僅悲慘的叫着：「只要共軍停止轟擊，國軍便完全投降。接着共軍進抵市中心區，完全控制了天津市，國軍警備部方面派了三個代表與共軍談判處理着後方的辦法。

十五日，共軍便有系統佔領天津市區，驅散兵帽的八路軍，以四列縱隊並肩通過大街，一路朝天放槍，大震喊叫，要零星國軍從藏匿的房子裏把武器丟到馬路上来，機械投降。沿途並沒有遭到多大的抵抗，一個月圍困的國軍就這樣宣告了，國軍警備司令陳長捷以下重要軍官，據共方宣傳已完全被俘。十五日下午一時半，這人口二百萬的中國第二一大港，被中共宣布了：全部「解放」。

當日下午四時，全城已經漸漸平靜，記者從共軍監視下的電報局溜出來，只見屋頂已被人懸着白布被軍改成的「降旗」，匆匆的看了一遍，這似乎是一「和平」標誌的東西，記者便悄悄退回寓所，這時街上已有了零落的行人。是夜，記者聽到遠近間還有一兩聲斷續的槍響，一夜未能入寐，第二天便化裝成一個機器匠，混入大批無家可歸的難民行列，跑到了天津郊外。

當晚，投奔在東南郊的一個破落小村莊裏，這村莊已破爛了一半半農民，因爲共軍都到天津市區去了，溜到十分安靜。

十七日，當到大沽口附近海邊，忽然發現有五、六艘軍艦靠在岸邊，正有國軍都隊在上船，記者便冒險上去，遇見一位和藹的士校國軍，當他看過了記者藏在衣服夾層裏的破爛的證件，「那是天津警備司令部在去年年底以前發給的」，他便忽然認記者上船，一同離開了這敵人昏眩的戰地，這殘破的中國第二一大港。在艦上，記者獲悉苦守塘沽的國軍軍數三萬六千多人，已完全平安的撤退了。(一月十七日寫於海上)

# 黃金潮冲垮俞鴻鈞

本刊經濟記者

(側面新聞) 中國的財政，過去一向在孔宋兩大黨鬥爭裏，自民國十七年到廿二年，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是宋子文。自二十二年到三十四年，第二任總裁是孔祥熙。孔財神下台後，因繼任人選難覓，便夾縫中弄出一個曾經是宋子文提拔起來，但更頗得孔祥熙歡心的俞鴻鈞來繼任。俞氏本由幕僚出身，所幸處事圓滑幹練，故能從上海市長，財政部長，而作到財政部長，央行總裁。一直在孔宋勢力下，渡其平穩而順利之宦途生涯。

俞鴻鈞第一次做中央銀行總裁，在三月四日，一直到三十五年二月間，僅為期十八個月，這一次繼張嘉璈上台，僅為去年五月底的事，而在又以「撤職」一語。近年來，孔宋黨鬥勢力漸被大衆揭發，政治地位漸呈動搖後，在國民黨上層政治圈中最走紅的政學系，乃漸漸致力於打入被孔宋籠罩多年的財政部門，加以孫內閣當政，孫科在立法院長任內久對其時在財長俞鴻鈞所擬立法院預算案感到不滿，故俞的下台，實有其先天的必然性。

照宋子文作財長時創下的慣例，本來中央銀行的總裁是向由財政部長兼理的，但到了宋子文作行政院財長時，又打破了習慣，特派員祖昭專任總裁，此後便成分家之局。故張嘉璈行政院時，雖仍以俞鴻鈞爲財長，却任命政學系大將張嘉璈來主管中央銀行，大權獨攬，使俞鴻鈞位大權無，形同虛設。於是時中央銀行的職權，便大過財政部，財政部的主要業務，事實上倒由中央銀行在代爲執行。例如：在發行大額鈔券時，往往由財政部事先毫無所知，而僅在發行的那天，由央行送幾張樣子給財政部備案算數；政府有重大命令由財政部通知央行時，財部還得向之備正式公函，國

行權重子大於母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且說張嘉璈自三十六年四月孫科祖昭接掌國行之後，本來倒頗想有所作為，不料爲了東北流通券入關問題，禁止金銀買賣問題，以及新外幣結匯辦法問題，深爲各方所不滿，延至三十七年五月，終於不得已而下台。這時正確正確上社會賢達王雲五已接而內閣去，而俞鴻鈞讓出了財長的位子，偏巧央行總裁一缺又無人接充，於是便又找到了新門路孫的俞氏出來。

這次孫內閣登場，熱衷於徐堪，雖爲孔宋系統出，可是主要却因爲他與張嘉璈同鄉，交誼甚厚，同時他又爲一老官僚，在財部有過十八年的歷史，徐堪要做財政部長，本來已喧傳數度，終因其他人事關係，未能實現，致延至今日始能如願，實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有心要糾正「大阿阿倒持」的積弊，同時他對歷任的俞鴻鈞先而得意，亦早懷懷忌之意，蓄之甚久了。更何況央行機構龐大，在理事會會之下，設有一會，一室，三局，五處，十個部門。(其名稱爲：設計委員會，顧問室，業務局，發行局，國庫局，秘書處，人事處，會計處，稽核處，經濟研究處)，成立二十年，職員倒由幾百人增至五千餘人，其中牛車水做不做事，掛名拿錢，久爲外界所詬病，而政學系大將張嘉璈帶來的副總裁業務局長劉政芸，(張在內一度由劉兼任)不但未因張嘉璈的下台而動搖，反而掌握了業務與人事的大權。

近年來，中國經濟財政，歷經大風大浪，自王賢達改金圓券失敗，急得政府用黃金存兌辦法來補窟窿口，搶救危局以來，辦法固未見高明，措施也太太凌倉促，以致朝令暮改，失信於民，備受輿論指責。

於是財長徐堪便想出了一個卸責的辦法，而對俞鴻鈞却成了致命的一擊，在八月八日行政院政務會議席上，徐堪當場報告說：「中央銀行辦理存兌的有失失信，造成糾紛，主要是爲了俞鴻鈞的措施失當，私自變更存兌手續所致，他片面允許上海公教人員按照舊辦法集體存兌黃金，事先既不報告，亦未得財部同意。」

這一來便引起了不明過去因果的內閣諸公的議論，試觀：上海共有一百三十二個公教單位，計一萬五千人以上，每人一兩，便要一萬五千餘兩，黃金黑價以現值一萬五千元計，則每一兩便要損失一萬三千餘兩。這筆賬已經可觀，外加全國公教員五十餘萬份起要求，如何得了！而南京方面公務員，便已經集體派代表請願，在政院門口大吵大鬧，弄得孫院長十分惱火，悠悠衆口，此例一開，何能厚此薄彼！

徐堪在政務會議中，尤其厲害的一段是：「自開始存兌以來，中央銀行職員都在每天還有存兌時間之後，在櫃台裏面無限制的動手兩，兌黃金，至今究竟該行職員兌了多少兩，本部請中央銀行早報，但一直就沒有下文！所有存兌辦法的朝令暮改，都是中央銀行擅自決定，本部長不清楚！」由此，你便可想見中間官場的腐敗。

當下聽得政委會個個惡寒髮冷，孫科也極不滿意，因此立即要將的用手筆決辦法，按照大多數的意思，要將「撤職查辦」。至於上海方面俞對公務員的語言，也因部公教人員的請求接例，即席決議一併作廢，惟爲了怕公教員再鬧下去起見

乃臨時決定全國公務員一律加薪一個月，藉以緩和事態。事情本來幾乎已成了定論，誰料此事一傳到蔣總統的耳裏，總統却認爲決定得太快，未免有點草率，於是電話中便對孫科說：「在事實沒有弄清楚以前，還是緩一步，我看不妨要俞鴻鈞自己來解釋處理經過，引咎辭職吧！」當下政府宣傳機構如行政院新聞局與中央社，在發佈新聞稿時，便沒有提到俞鴻鈞與中央的糾紛。而宣傳部負責人，更會爲此分頭聯絡京滬各報社，請求緩登這條消息。所以僅有滬上少數報紙登出這樣的新聞：「行政院政務會議決議：俞鴻鈞擅自變更存兌金銀辦法，此種措施，實屬失當，應立即撤員撤查，再定處分。」

當日，政院決議撤查的消息傳到上海，俞便時時憂鬱草好了辭呈，推託生病，措詞十分勉強，其內容稱：「竊職以非材，謬膺重任，受命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力圖報效，茲因宿疾未痊，體力日弱，深恐長此下去，貽誤公事，理合呈請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俾資調養，實深禱禱。」是晚，俞便帶著辭呈搭夜車東進京，九日早抵京後，俞並未去看孫科，却趕赴總統官邸，哭訴經過了，午間總統會與孫科等再度談話，決定暫時延緩撤辦法。九日晚間，蔣總統再召俞鴻鈞到官邸，共進晚餐，席間當面告以：「按病病假，暫由副總裁張政安代理，至繼任人選且待慢慢考慮再說」。故徐堪於九日晨抵滬至央行時，却並未辭職到俞鴻鈞。俞氏請准病假後，央行總裁的職務，便由劉政芸代理。至於當局所考慮的繼任人選，最初是要徐堪來理，但正好徐堪被金銀存兌辦法鬧得頭昏，一時怕人攻擊，不敢貿然挑這道爛攤子，其後又一度假說中央黨部應懲處和董實樹，惟恐又未見成爲事實。

至於俞鴻鈞下台後的出路，因爲蔣總統對他印象尚好，爲了敷衍面子，送了他一個國策顧問的頭銜，總算給他一個漂亮的下場。(一月十四日)

# 記杜聿明突圍與被俘

刊 清 一 張 廳

(綜合報導) 徐州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底開始撤退，國軍僅存的邱清泉，孫元良，李彌三個兵團，由徐州副總司令魏元吉統率南下，自二月一日離開徐州，沿津浦路西側南下，到五日前後，大軍進抵淮河，水、宿三縣境界，即遭遇到共軍攔截，陳賡，劉伯誠的三部份主力圍攻，被圍在以西龍鳳為核心的直隸區內，雙方堅持了達三十五日之久，到三十八年八月開始突圍，從此便結束了徐州會戰的尾聲。

杜聿明，是陝西米脂人，號克寧，少年時因得于右任的介紹，始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求學，畢業後，半生夜夜在生活，終養成了他好戰喜功的心理。杜聿明在軍界中初露頭角，是在抗日戰爭的初期，那時候中國軍隊初次接受機械化裝備，首先成立的裝甲兵團，即由杜聿明率領，到廿七年初，杜聿明率領裝甲兵團編為第二師，杜氏乃晉升為師長。該師在台兒莊，信陽，蘭村战役中，都有良好的戰果，到廿八年二月，杜氏已升第五軍軍長，由於反攻兗州關一役，聲名始大振，以後出師遠征緬甸，任昆明防守司令，三十二年晉升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勝利後，杜氏實處置一雲南事件有功，得最高當局賞賜，乃榮在東北九省保安總司令，率領國軍打出山海關，進抵瀋陽，長春，這是杜聿明半生中的黃金時代。故其有「東北王」之稱號。

份和他周旋，本應有必勝把握，焉知從三十六年冬季德惠一戰之後，東北國軍就一往直下破路，共軍嗣後接二連三的攻勢，終於打得得意忘形老大哥焦頭爛額。終以腎臟病發疾復發為由，悄然離開東北。在滬靜心養病。

姑不論東北大局怎樣急轉直下，但杜聿明固已從此名聞中外，且成爲中央軍將領中第一張王牌。爲了壯軍人領袖之一高。所以到三十七年秋末東北撤退前夕，出任徐州副總司令，後又調任東北剿總主持津滬撤退，應酬圍突圍未成，清國匆忙失守後，杜氏遂由葫蘆島飛返南京，旋即官復原職，又回到徐州任所，担負起陝西徐州及徐州突圍的重任。

在徐州突圍戰中，杜聿明所統率的三個兵團，自三十七年十二月五日進抵永城，蕭縣，宿縣三州地帶後，即被圍在睢寧口，青龍集一帶，初步的局勢，是杜聿明率領邱清泉兵團爲中央一線，孫元良爲右翼，李彌爲左翼，在前五日的進軍中，是三路南下的態勢，中央一線邱兵團較爲完整，是主力。孫元良兵團僅剩三分之二，右翼兵團最弱，等到被圍以後，孫元良的右翼兵團，已被共軍隔斷，故中央邱兵團即與左翼李兵團會合，以免被各個擊破。

在被圍困的區域內，原係地瘠民貧，村落稀少，適當地區內，總人數約二十餘萬左右，惟敵戰鬥的兵僅十餘萬人，一切營養頭顱，全賴以南京爲基地的空運供給，據說通訊杜軍中人，每日亦僅能獲得二餐稀粥維持生命，故士兵的生活艱苦，可以想見。在杜聿明兵團被困的三十五天內，如在整個的戰略上來講，是非常有意義。他不僅使攻了共軍二十至三十萬主力不能即時南下，同時，也延長了共軍直接進攻長江的威脅，故杜聿明在目前雖已被俘，惟確已達到了戰略的目的。

當杜聿明完成了中央所賦予的使命以後，他從十二月底即作突圍的準備，首先派他的參謀長舒道存到南京，督促空投彈藥，長駐南京中央飯店二樓二〇九號，但到本月初，才被記者們發覺。那時候，在杜兵團被圍地區，尚有臨時架成的飛機場，可以起落；惟到本月五日，這臨時建造的飛機場已入共軍砲火的射程以內，故當最後一運飛機起飛的時候，已經不堪再用，僅僅運出了負傷的軍師長各一名，及特種工作人員二名，就在砲火爆炸聲中起飛。此時，杜兵團的防區已由方圍二十哩縮短至十里左右，同時，共軍又以極密的防禦工事，採取漸進政策，加緊縮小包圍圈，並在陣地四週，佈滿地雷排砲，以防國軍突圍。

空投的物品從天而降，壓倒的民房及打死的人，亦每天都有，連杜聿明居住的茅屋也，也時常被打通，而遺下所茅屋，在全部地區內，已是最完整的房屋了，其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官兵，均穿窟窿軍服，僅以降落傘作爲臨時避風雨之天地，加之今年入冬以後，風雪交加，天寒地凍，氣候極劣，南京空運補給不能起飛，飢寒交迫之久，官兵糧食燃料極不濟，飢寒交迫，士兵官糧最艱難者充飢，以樹皮草果果樹，杜聿明與邱清泉，李彌等高級官員，亦與士兵共甘苦，竟日不得平飽。同時杜聿明又於半月前曾病復發，臥病在床，聞國軍防部曾兩次派飛機前往變堆藥，並他出來，堅決不願出險。

共軍看到了杜兵團這個缺點，就是在物質上已蒙受了莫大的痛苦，又從精神上加以折辱。乃將輪船在徐州的軍官眷屬，送到前線，叫國軍官兵的妻兒，用廣播機對他們的丈夫與女兒講話，呼兒喚夫之際，在寒風中不絕如響，淒涼哀傷，聞之令人傷心，因之士兵更受影響。此時，中央爲了加強因之空運運送，乃於本月八日正式命令杜聿明率部突圍。突圍的時候，情勢極爲混亂，重武器，坦克車都不能攜帶，祇有輕武器尚可靠強帶出，杜部於接獲命令後，遂由杜，邱，李三人分頭率部竄炸突圍，國軍飛機更頻頻飛往共軍陣地，以靜制動的共軍予以個別圍困，不兩日，全軍便失去控制，到本月十日，只見軍旗場上一片沉寂，尸骸枕積，慘不忍睹，十日晚便傳出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不兩日，李彌已發覺成仁，邱清泉則於翌日，聞開槍。故徐時會感的大悲劇，至此遂暫告終場。惟更大的悲劇，則不知何日才能演完？關於杜聿明被俘的經過，中央既已廣播於前，邵文匯又聲稱極有可信，故現任南京之杜夫人曹秀濟，除於數日前大哭於總統府外，連日更在中山路清泉里十一號公館中啼啞不已，(這還是八日的悲劇。一月十六日)





# 南京外圍前哨戰鳥瞰

本刊軍事記者

上期本刊「兩淮沉寂看江浦」一文中，曾說明了由於國軍逐漸南移，兩淮之會戰已成過去，而長江沿岸的爭奪戰，已由可能而至必然的階段。加以奉制共軍的社兵團已不存在，共軍已無後顧之憂，故共軍的又一攻勢，顯已迫在眉睫。據可靠方面消息：陳毅所部現正集積於洪澤湖兩岸的盱眙，古贛一帶。另外粟裕所部的主力，亦已集中在高郵湖兩岸的大儀集（江都西北角），與天長縣東北角地區，顯有進取南京的企圖。劉伯誠、陳慶雲部，亦將整軍南下。故南京外圍的前哨戰，設非陳慶雲，則預料不久即將展開。

徐州會戰以後，兩淮的戰略形勢已起了重大的變化。共軍的華東區和豫皖院軍區，現已合併為一個整體，在指揮作戰上，可以收統一的效果。這樣一來，魯、蘇、豫、皖，即便連成了一個面，補充供應都比較便利。自杜兵團突圍以後，又除掉了一大威脅，如此，共軍可以從容的佈置，準備作進一步的計劃。

據各方消息證實：目前共軍正在積極備戰，陳毅的傷殘部隊，似在靈璧一帶整補中，而能繼續作戰的部隊，已先後向南移動，集中於洪澤湖以南，與高郵湖西南地區待命前進。陳慶、劉伯誠所部將越過渦河，淮河經蒙城，阜陽南下，仍採取迂回戰路，包圍國軍的後路。

然而，在整個戰略形勢中，長江之戰應與華北之戰相互呼應，以取得有機的聯繫，配合作戰。換句話說，江淮之間的共軍，可能有時候與北戰告一段落以後，無論勝負是敗，然後再發動攻勢。這樣，可以得到較長時間的補充與準備，這原是陳毅的本意。然而，在戰略上，却不允許他如此分散，因為長江兩岸，即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南京，和經濟中心的上海，共軍若果一旦兵臨長江北岸，則京滬勢必難以安寧。所以，共軍為達到戰略上動搖國軍政治經濟中心起見，不得不以疲憊之軍，繼續作戰。

因此，我們判斷：長江北岸的戰爭，在短期內即將

爆發。然而，共軍欲言渡江，恐怕為時尚早。可能的，從政治上動搖人心威脅京滬外，實際上恐仍在找尋江北岸國軍的野戰部隊來決戰，以便消耗國軍的再生力量。但是，若國軍戰鬥力薄弱，或江防鬆懈，共軍或將不惜犧牲而毅然渡江，這就要看國軍的防禦力量來決定了。隨着軍事力量的消長，中央對江北岸的軍事佈置亦隨時調整。就目前情勢觀之，自杜兵團突圍以後，顯然的，蚌埠已失去戰略的價值，故於本月十四日宣佈撤退。同時，徐州則亦隨之撤消，而以京滬警備總司令部來接替此一任務。換句話說，徐州則劃定的所轄地區，迄至今日，已全部易手，而蘇縣以南及長江北岸的若干縣城，則早已調在京滬兩成區域以內。都末，今後軍事指揮任務，已由劉峙手中而轉移到湯恩伯身上，這正說明了戰局已由守淮之戰，而逐漸演變為守江之戰了。

長江北岸的軍事形勢，主戰場仍在皖東北，即津浦路的南段，經滁縣起而至浦口止，全長約九十里，周圍包括安徽的天長，來安，滁縣，全椒，泗縣，與蘇北的六合，儀徵，揚州三縣，這正是南京的大門，其重要性，關係今後政局的安危，與國際觀瞻所繫，政府現已宣佈：將拚全力堅守京滬。

隨着防區的轉變，江北岸國軍亦已重新佈置。原來駐守浦蚌段的川軍楊幹才軍，現已向東移動，調往六合，儀徵一帶扼守江防。而蚌埠段，則由李延年兵團駐守。劉汝明兵團，則移駐來安，天長一帶，以防禦洪澤湖，高郵湖共軍南渡。另一部廣西夏威兵團，主力則集中在合肥附近，冀守皖西北一線。故從本月十五日起，駐紮揚州的第二線師團周自齊司令部已撤至常州，揚州已撤設指揮所，至江北地區軍部，則仍由周自齊指揮。

從以上的情形看來，江北現已成為一個個頭盔，而且可能是個主戰場。那末，長江呢？江南的皖皖地區，尤其是京滬長江天險，作為繁榮的屏障，同時加強江防，

阻止共軍渡江，並隨時準備消滅少數偷渡江南的共軍，以堅守京滬兩線。

當長江北岸戰事日漸南移的時候，江南人最關心的問題，是共軍會不會渡江？這個問題，很難答覆。可以說會渡江，也可以說不會渡江。在目前，共軍似尚無渡江的企圖，亦無渡江的能力。以後怎麼樣？那就得看江北岸戰事來決定了。若國軍野戰兵團受到很大的損失，共軍自然渡江。因長江狹窄，畢竟不是天險。惟國軍為預防共軍各股渡江的企圖起見，現已在長江兩岸，早有佈置，除在小口岸嚴密防範外，並且以海軍江岸心佈防，空軍亦不斷偵察轟炸。現海軍總司令桂永海，已正式命令宣佈封鎖長江，海軍艦隊集中崇明島以外三角洲，並派有小型巡洋艦六艘，巡邏長江下游，檢查出入船隻，並派令揚子江的內河艦隊，一律停泊江海，以免為共軍利用。最近更禁止長江夜航，均係為防止共軍偷渡長江的防範。

同時，共軍渡江，也有許多事實上和技术上的困難。(一)大量的船隻不易集中，而且目標很大。(二)江南毫無基礎，少數兵力易被消滅。(三)渡江時及渡江以後遭國軍海陸空三方的威脅，這都不能不在事先顧慮的。如果沒有充分的力量把攔和把握，共軍是不敢亦不會冒險渡江的。

另據最近的情報證實：共軍正在洪澤湖，高郵湖一帶建造大量的木船，以備渡江之用；同時在運河帶，正在搜集大批木排，排筏等，凡此種種，均證明共軍已在作渡江的準備。但渡江的時間則尚有待客觀情勢的發展，與夫國軍防禦力量的強弱來決定。

由徐許戰爭的結束，從國共雙方軍事佈置看來，今日的局勢，已進入保衛京滬之戰的階段。在政府看，和平如不能實現，那末南京是政府的轉機中樞，國際觀瞻所繫，政治的意義，遠大於軍事價值，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政府絕不會輕易放棄，殆可斷言。如果和談不成，則國共雙方，料將尚有更激烈的戰。

現在，政府朝野各方面，已在慎重研究毛澤東一月十四日所發表的聲明，如果在某種互諒的條件下可以重開和談的話，則南京外圍奉制共軍的條件，可以重以目前情況觀之，似乎雙方僵硬的情緒仍極濃厚。現南京各國大使館與政府各部會，業已加緊南遷的準備。如果政府斷然決定拒絕毛澤東所提的八大條件，則南京外圍的前哨戰，恐怕不久即將次為展開。(一月十八日)

本刊首創 \* 新聞小說

花野的按摩女

短篇連載 (十七)

本刊特派台灣旅行記者 秋田寄

「吳先生，小林，真是抱歉得很！我今天本來想陪你們好好地玩一玩的。可是，不知道浴室裏發生了什麼事，經理突然派我回來請我回去，所以，恕我今天不能陪你們玩了。你們兩個人還是到「國際」去逛「覺夢重溫」罷！」

林茉莉聽了，便歎歎地跟着那個名字叫最老的人走了。我想到這種情形，簡直不知道怎樣才好。我問向她說：「杏子，你究竟為什麼要走呢，我們晚上什麼時候再見面？」或者是：「春泉浴室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我底喉嚨裏好像有一塊東西在梗着，一覺，竟然說了一半而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還是林茉莉小姐比較冷靜，她一看見花野杏子走開後，便連忙拖開我追出去，一直道：「青島」咖啡室的門外，才追着了花野杏子，我只隱隱約約地聽到她與花野杏子說：

「你什麼時候跟吳先生再見，我明天早上十點鐘以後再來看你。」之後，我又聽到花野杏子低低的答：

「請你告訴吳先生……但底下我胡亂不清楚了。後來，還是林茉莉小姐回到「十點鐘」來告訴我：「小花請你今天晚上十點鐘以後再去看她，她才有空替你按摩！」

「唔……」這時我才感到有點滑稽的斷了點頭，並且輕輕地「唔」了一聲。

後來，甚至連下女兒竟在什麼時候將油煎蛋送到我們這張小小的矮台子上的，我也一點不知道，一直到林茉莉小姐向我說：

「吳先生，油煎蛋已經快冷了，你爲什麼還不吃呢？」的時候，我才連忙啊喂的說：

「是的，我正在想吃……可是，當我說到這裏，一看到她那一客油煎蛋，和花野杏子面前的那一客油煎蛋也沒有動時，我便突然又掉轉頭來故意的假裝着滿臉的笑容說：「林小姐，你爲什麼不吃呢？請罷，不然，冷了的油煎蛋，可真的不好吃了！」因爲，我給她這麼一問，正苦難以措詞的時候，這正好給我一個機會來藉口閃避。於是，她輕輕地向我笑了一下，我便乘此逃開她的視線，低下頭來挑起油煎蛋就吃。

自從花野杏子離開青島咖啡室以後，青島咖啡室裏，便顯的更單調起來；而我更覺得茫然有所失樣的，覺得剛才進來時的，那一股興奮的氣氛，已經完全沒有了。於是，我便偷偷的看了一看林茉莉小姐，只見她依然保持着雍容華

貴的氣度，惟從她那修飾得非常均勻的脸上，似乎也很難找到一種快樂的光彩。

花野杏子是非常隨興的一個女孩子。但我現在的這一個對手，却是一個相當於持的女人。雖然我們是同行，雖然我們同是碎的自由職業；但是，也正因爲如此，我反而覺得有很多話都不好說，也不便問。如她與花野杏子究竟是什麼關係？是同學，親戚，還是朋友？以及花野杏子的身世究竟怎樣？她姓什麼？叫什麼？……等等，我雖然想問，但也不好意思說出口。

定食吃完了，油煎蛋也吃完了，咖啡已經送上了來，青島咖啡室的顧客，好像也先先後後的走完了；照理，現在本已輪到我們該走的時候，可是，她既沒有要走的意思想，我也沒有要走的表示；我們在這一股很長的時間內，竟然沒有說過一句話。而國際電影院中「覺夢重溫」的那一部動人的片子，也似乎再沒有任何魔力來吸引我們了。

「吳先生，您現在還有沒有興趣再去看「覺夢重溫」？」

「林小姐，您呢？」我看她這問題問我，便故意的不回答，且反而如此反問她。

「我依您的意見爲意見。」(未完)

(上接第四面) 這足以表示白氏個人的態度，而這種態度的基本觀點，又似乎與總統文告者合符。

然而，今日以武漢爲中心的和平運動，在本質上，已經不再是版圖來一紙索的私益了，而逐漸形成了全國有節氣有胆識人士的大的聯合，將不難成爲全國的和平運動主流。現在張主席張軫，皖主席夏威與參會副議長陶若存，以及閩道參議長丁超武均已集中在此，舉行集議，這是值得注視的問題，我們且有十六日在漢口召開的鄂省人民和平促進會的宣言，即不難了解。

反政府組織上，確定以發動全民力量，反對蔣，促進和平爲宗旨。宣言中說：「我輩相願的戰爭，過去不應談演出現，現在不應談維持，將來更不應談擴張。」他們初步的最低條件的要求，分爲四點：(一)雙方立即就地停戰。(二)雙方立即停止徵兵徵糧，停止軍事防務。(三)雙方立即釋放政治犯和最後建議：(四)和平的基礎應建立在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經濟社會化上面，不應談建設在軍隊私有，政治獨裁，經濟壟斷的基礎上。

因此，集中在此武漢的一般人士認爲，萬一全國性的全面和平運動不能實現，那末很有可能走上地方人民自決的途徑，這就是今日華中地方運動的真諦。(元月十六日稿)

中國新聞 半月刊

主編：唐賢龍

編輯者：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中國新聞半月刊社

社址：南京路二九九八號  
電話：二九九八號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電話：九三三〇

總發行所：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電話：九三三〇  
南京路二九九八號 電話：二九九八號  
廣州：廣東路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三  
漢口：漢口路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三  
重慶：重慶路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三  
西安：西安路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三  
香港：香港路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三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三〇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一讀者 一收 訂閱 一次寄費一百五十元，航掛須寄二百元，照每期定價

七元，郵費在內，郵費在內，郵費在內。准必員員員員

全圓拾五元

優待